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

列寧著

布爾什維克能否保持
國家政權？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四年。莫斯科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列寧著

布爾什維克能否保持
國家政權？¹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四年。莫斯科

出版局聲明

本版列寧著布爾什維克能否保持國家政權？一書，係按蘇共中央附設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學院所編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原文譯出。

紀濤翻譯

唯真總校

再版序言	5
後記	56
簡要註釋	63

再版序言

這本小冊子，從它的正文就可看出，是從一九一七年九月末開始而於十月一日寫成的。

十月二十五日的革命已使這本小冊子中所提出的問題，從理論範圍轉到了實踐範圍。

現在，不是要用言論，而是要用行動來回答這個問題。人們用以反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理論根據是極為脆弱的。這些論據已被推翻了。

現在，任務就是要以先進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實踐來證明工農政府的生命力。一切覺悟的工人，所有農民中一切生動的和真誠正直的分子，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定將竭盡全力來在實踐中解決這個極重大的歷史問題。

都來工作，大家都來工作，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應該勝利而且必定會勝利。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九日於彼得堡

尼·列寧

一九一八年初次刊載於彼得堡出版「兵士和農民叢書」中尼·列寧著「布爾什維克能否保持國家政權？」這本小冊子裏。

從言論報²一直包括新生活報³，從科爾尼洛夫派立憲民主黨人⁴直到半布爾什維克，即除了布爾什維克之外，所有派別的共同見解是什麼呢？

其共同的見解就是認為布爾什維克單獨或者是總也不敢奪取全部國家政權，或者是即令下定決心並且奪得了政權，那麼甚至想把政權保持一個極短的時間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有人指出，說布爾什維克單獨奪取全部國家政權的問題是個完全不現實的政治問題，說只有一個懷着極壞的自恃心理的『狂信者』才能認為這個問題是現實的，那末我們就要確切引用最重要和最有勢力的各種『色彩』的政黨和派別所發表的聲明來駁斥這種意見。

但是，首先簡略地來談一談上述第一個問題，即布爾什維克是否敢於單獨奪取全部國家政權呢？對於這個問題，有一次在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當策烈鐵里部長某次發表講話時，我已在我從座位上大聲發出的異議中給了一個絕對肯定的回答。並且，不論是在報刊上，不論是在口頭上，都沒有聽見布爾什維克說過我們不應該單獨

奪取政權的。我還是繼續堅持這樣的觀點：一般的政黨——而特別是先進階級的政黨——如果在有可能取得政權時拒絕掌握政權，那它就沒有權利存在下去，它就沒有資格被稱作黨，它就完全化為烏有。

現在，我們來引用一下立憲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和半布爾什維克（我本來想說四分之一的布爾什維克）對於我們所關心的這個問題所發表的意見吧。

言論報在九月十六日的社論上說：

『……歷山大戲院⁵的大廳裏籠罩着分歧和渙散，社會黨人的刊物所反映的也是這種情況。只有布爾什維克的觀點是很明確而直率的。在全俄民主會議上，這是少數人的觀點。在蘇維埃裏，這是日益強大的思潮。但是，儘管口頭上很熱情，儘管詞句浮誇，儘管外表自信，布爾什維克除了一些狂信者之外，也只不過是口頭上勇敢而已。他們按照自己的心願，並未打算去奪取『全部政權』。他們 par excellence * 是些搞亂者和破壞者，本質上是胆小的人，在其心靈的深處既深切地了解自己內心的愚昧無知，也了解自己目前的成功只是曇花一現。像我們大家一樣，他們也很曉得，他們徹底勝利的第一天也就是他們迅速垮台的第一天。他們按本性來講是些毫不負責的人，按方法和手段來講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只可能被認為是政治思想的派別之一，更正確點說，是政治思想的偏向之一而已。永久擺脫布爾什維主義、摒棄布爾什維主義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國家命運託付給它的領袖。假若要沒意識到這類嘗試是不容許的和有危害性的，那麼便可以孤注一擲地決心來採用這一英勇手段。幸好——我們再重複一遍——這些今日的悲慘英雄們自己實際上絲毫也不想奪取全部政權。不管在什麼條件下，創造性的工作對他們都是難以理解的。因此，他們全部明確性和直率性也只限於政治講

* 主要是。——編者註。

壇，限於羣衆會議上的高談闊論而已。實際上，不論從什麼觀點來看，他們的立場都是值不得注意的。不過，這個立場有一方面是取得了某些實際結果的：它把一切其他色彩的『社會主義思想』聯合起來反對自己』。

立憲民主黨人就是這樣議論的。現在請看俄國最大的「統治的和掌權的」黨，即「社會革命黨人」發表於他們的正式機關刊物人民事業報⁶九月二十一日出版的一期同樣沒署名的，即編輯部的社論中的觀點吧：

「一個若資產階級不願在立憲會議以前根據全俄民主會議所批准的政綱來和民主派一起工作，那末聯合政府便應當從全俄民主會議成員內部產生出來。對擁護聯合政治的人們方面來講，這是一種重大的犧牲，但是，政權的『純粹路線』思想的宣傳者也應作這種犧牲。不過，我們擔心這裏協議也許不能達成。那時就會只剩下第三種即最後一種辦法：全俄民主會議中原則上擁護清一色政權的思想的那一半成員應該組織政權。

明確地講：布爾什維克將必須組閣。布爾什維克極力把仇視聯合政治的思想灌輸給革命民主派，約許在消除『妥協主義』之後給予他們各種好處，並說這個妥協主義就是我國一切苦難的原因。

如果布爾什維克很了解自己的宣傳，如果他們不是欺騙過羣衆，他們就應該把隨意發出的支票予以兌現。

問題是很明顯的。

讓他們不要枉費心機躲藏在匆促造成的關於他們不可能奪取政權的理論後面吧。

這種理論是民主派不會接受的。

同時，擁護聯合政治的人們應該保證給布爾什維克以完全的支持。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三種辦法，三條道路，其他辦法和道路是沒有的！」（着重點是人民事業報自己加的。）

社會革命黨人就是這樣議論的。最後，請看一看新生活派『四分之一的布爾什維克』的『立場』——如果把腳踏兩隻船的企圖也可以稱作立場的話，——即九月二十三日新生活報編輯部社論的『立場』吧：

『…如果將來又和孔諾瓦洛夫及基什慶一起組成聯合政府，那就不過是表明民主派又來一次投降，不過是表明把全俄民主會議根據八月十四日的綱領所通過的關於負責政權的決議廢除而已…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清一色的閣部就像聯合內閣的重要的社會黨人部長一樣，是很少能感覺到自己的責任的…這樣的政府不僅不能把革命方面的『生動的力量』團結在自己周圍，而且也不能指望從其先鋒隊——無產階級——那裏得到多少積極的支持。

但是，要組織另一種類型的清一色內閣，即組織『無產階級和貧農』的政府，也並不是更好的，而是更壞的出路，其實這不是出路，而乾脆是陷坑。當然，這樣的口號除了『人之路』在一些偶然的、胆小的、而後又系統地加以『解釋』的評論中談到外，是誰也沒有提及的。』
（這些重要的政論家們竟忘却人民事業報九月二十一日的社論：居然『大胆地』寫出這個駭人聽聞的謊言…）

現在，布爾什維克外表上復活了『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在七月事變之後，當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蘇維埃明確地走上了積極反布爾什維克政策的道路時，這個口號便被廢除了。現在，不僅可以把『蘇維埃路線』稱為是已經糾正了的路線，而且我們有一切根據來期望最近蘇維埃代

表大會將使布爾什維克獲得多數。在這種條件下，布爾什維克復活『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個口號就是旨在建立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的『策略路線』。當然，蘇維埃也有農民代表蘇維埃的意思，因此，布爾什維克的口號是預定要取得以俄國絕大部分民主分子為靠山的政權。但是，在這種場合，『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就失去其獨立的意義，因為它把蘇維埃與全俄民主會議所組織的『預備國會』，按其成員來講，變成幾乎同一意義的東西……（新生活報的斷言是最無恥的謬論，它等於宣佈說冒牌和偽造的民主主義與民主主義『幾乎同一意義的』，因為預備國會就是以少數人民，特別是枯斯科娃、別爾金蓋姆、察依科夫斯基等這一類人的意志來冒充多數人民意志的偽造品，這是第一。第二，甚至亞甫克森鉄夫和察依科夫斯基這一類人所偽造的農民蘇維埃在全俄民主會議上反對聯合政治的人們也佔了很大的比例，要是和工兵代表蘇維埃合在一起，那末結果必定是聯合政治遭到破產。第三，『政權歸蘇維埃』就是說農民蘇維埃的政權主要是分佈在農村，而在農村，貧農的優勢是有保證的）……『假若這是一樣的話，那麼布爾什維克的口號就應立刻取消。但如果『政權歸蘇維埃』僅僅是為了掩蓋無產階級專政，那麼這樣的政權也就是意味着革命的失敗和覆滅。

無產階級不僅脫離了我國其他各階級，而且脫離了真正生動的民主力量，將不能在技術上掌握國家機關，把它在非常複雜環境中開動起來，也無力在政治上抵擋住敵對力量的全部壓擊，這種壓擊不僅會把無產階級專政掃除

掉，而且會把整個革命一併掃除掉，這點還需要證明嗎？

目前唯一能符合時局要求的政權就是民主分子內部真正誠實組成的聯合政府」。

* * *

請讀者原諒我們引用了長篇的摘錄，但這是非常必需的。需要正確地介紹介紹與布爾什維克相敵對的各種黨派的立場。需要準確地證明一下這個極為重要的事實：即所有這些黨派都承認，布爾什維克單獨奪取全部國家政權的問題不僅是十分現實的問題，而且也是緊急而迫切的問題。

現在我們來分析分析由立憲民主黨人到新生活派的「一切人」相信布爾什維克保持不住政權的那些論據吧。

威嚴的言論報根本什麼論據也沒提出。它不過是向布爾什維克橫施最難聽和最兇狠的謾罵罷了。順便說一下，我們所引用的話表明，若以為言論報在「挑唆」布爾什維克去奪取政權，因而認為：『同志們，應該小心點，因為敝人所勸做的一定是壞事情！』，這樣的想法是非常錯誤的。假定我們不來切實考慮到一般的和具體的見解，却使自己「相信」資產階級在「挑唆」我們去奪取政權，那麼我們就上了資產階級的當，因為資產階級一定總是會惡毒地預言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千萬重的不幸，總是會惡毒地叫囂：「最好是讓他們來奪取政權，然後把他們迎頭擊破，這樣就可立刻並「永久」打倒布爾什維克」。這樣

的叫囂也可以說是一種「挑唆」，不過是一種反面的意思。立憲民主黨人和資產者並不「勸告」而且從來也沒有「勸告」我們奪取政權，他們只不過是企圖以掌握政權時彷彿不可能解決的任務來恐嚇我們罷了。

不，我們不應該被嚇倒了的資產者的叫囂來恐嚇自己。我們應該牢牢記住，我們從來也沒給自己提出過『不可能解決的』社會任務，而採取走向社會主義的緊急步驟作為擺脫非常困難境況的唯一出路乃是完全可能解決的任務，這個任務只有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才能解決。無產階級現今在俄國若是奪得了政權，那它就好比任何時候，比任何地方都更有保證獲得勝利，獲得鞏固的勝利。

我們要確實認真地討論一下使某些個別時刻變得對我們不利的那些具體情況，但是，我們一刻也不會讓資產階級的瘋狂嚎啕嚇住我們，並且我們也不會忘記，布爾什維克奪取全部政權的問題已在成為確實是迫切的問題。現在，假若我們忘却這點，那比起我們承認奪取政權的時機『尚早』來，對我們黨的危險的程度是要大得多的。在這方面，所謂『尚早』現在是不可能的：在百萬場合中，大概除了一兩個場合外都是證明這一點的。

關於言論報惡毒的謾罵，可以而且應當重複說：

我們所聽見的贊同聲，——

不是在甜蜜褒獎的歌頌裏，

而是在瘋狂的怒囂中！⁸

資產階級這樣蠻橫地仇視我們就是下述事實的一個最明顯的說明：我們正確地給人民指出了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道路和方法。

* * *

人民事業報這次要算是非常例外地沒有想用自己的謾罵來恭維我們，但是也沒提出絲毫的論據。它只是用間接的開式，用暗示法企圖以「布爾什維克將必須組閣」的前途來恐嚇我們。我十分相信，社會革命黨人在恐嚇我們的時候，自己是老老實實被嚇倒了，自己被那嚇倒了的自由主義者的怪影嚇得魂不附體了。我同樣相信，在某些特別高級的和特別腐朽的機關，如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及與此類似的「聯絡」（老實講，就是與立憲民主黨人來往密切的，與立憲民主黨人相勾結的）委員會中，社會革命黨人是能夠嚇倒個別的布爾什維克的，因為，第一，在所有這些中央執行委員會、「預備國會」等等機關中，氣氛醜醜、腐朽得令人嘔吐，不管是誰，長久呼吸起來都是有害的；第二，老實是傳染人的，所以老老實實被嚇倒了的庸人甚至能把個別的革命者暫時也變成庸人。

但是，雖然『就人之常情』來講，一個不幸曾與立憲民主黨人一塊當過部長或是曾處於能在立憲民主黨人面前當部長（地位的）社會革命黨人這樣老實地被嚇倒了，原是可以瞭解的，然而讓別人來嚇倒自己，却是犯一種很容易弄到叛變無產階級地步的政治錯誤。老爺們，拿出你們切實的論據來吧！我們是不會被你們的恐懼心嚇倒的，請不要這樣希望吧！

* * *

這次，我們只有在新生活報裏才找到了些切實的論據，這次它所扮演的資產階級辯護士的角色，比扮演顯然使這位『各方面都很愜意的女士』感到『難堪』的布爾什維克維護者的角色要合適得多。

這位辯護士提出六個論據：

1. 無產階級『脫離了我國其他各階級』；
2. 它『脫離了真正生動的民主力量』；
3. 它『將不能在技術上掌握國家機關』；
4. 它『將不能開動』這個機關；
5. 『環境非常複雜』；
6. 它『將無力抵擋住敵對力量的全部壓擊，這種壓擊不僅會把無產階級專政掃除掉，而且會把整個革命一併掃除掉』。

新生活報所提出的第一個論據，實在講的笨拙得令人發笑，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半資本主義社會裏，我們僅知道有三個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是其主要代表）和無產階級。當論及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論及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時，說無產階級脫離了其他各階級，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新生活報大概是想說，無產階級脫離了農民，因為事實上這裏說的不可能是地主。但是，要準確而明顯地說無產階級現在脫離了農民又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說法的狂妄謬誤性是很刺眼的。

很難想像有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如像現在俄國的無產階級這樣很少脫離小資產階級（請注意，這

是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中)。在客觀的無可置辯的材料中，我們有一些關於策烈鐵里的『布里根杜馬』⁹即所謂『民主』會議的各『選民團』投票贊成和反對與資產階級聯合的表決情形的最新材料。以蘇維埃選民團為例，情況如下：

	贊成聯合者	反對聯合者
工兵代表蘇維埃	83	192
農民代表蘇維埃	102	70
所有蘇維埃……	185	262

由此可見，多數人完全贊成無產階級的口號：反對與資產階級聯合。並且我們在上面已看到，甚至連立憲民主黨人也不得不承認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裏的影響正在加強。要知道，我們這裏談到的是由蘇維埃中的昨天的領袖——即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他們是在中央機關擁有可靠多數的——所召集的全俄民主會議哩！顯然，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佔據的真正優勢，在這裏是大為減色的。

不管是在與資產階級聯合的問題上，不管是在立刻把地主土地交歸農民委員會的問題上，布爾什維克現今在工人、兵士和農民代表蘇維埃裏都已擁有多數，即擁有人民的多數，擁有小資產階級的多數。九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工人之路報第十九期上引用了社會革命黨人機關報勞動旗幟報¹⁰第二十五期上關於九月十八日在彼得城召開地方農民代表蘇維埃會議的報導。在這個會議上，有四個農民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科斯特羅馬省、莫斯科省、薩馬拉